

紅樓夢



大新圖書社印行

新式
標點

紅樓夢 卷三

第六十一回

投鼠忌器寶玉囑賊

判冤決獄平兒行權

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兒一席話，笑道：『好猴兒崽子。你親嬖子找野老兒去了，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？有什麼疑的？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繡子蓋棚下來，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？』小廝且不推門，又拉着笑道：『好嬖子，你這一進去，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。我這裏老等，你要忘了，日後半夜三更，打酒買油的，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，也不答應你，隨你乾叫去。』

柳氏啐道：『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，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，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，打樹底下一過，兩眼就像那鰲雞是的，還動他的菓子。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，怎不和他們要去，倒和我來要？這可是「倉老鼠問老鴿去借糧，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」！』

小廝笑道：『噯呀呀，沒有罷了，說上這些閒話。我看你老人家從今以後，就用不着我了！——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，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。』柳氏聽了，笑道：『你這個小猴兒精，又搗鬼了！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？』那小廝笑道：『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單是你們有內緯，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緯不成？我雖在這裏聽差，裏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，什麼事瞞的過我！』

正說着，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『小猴兒，快傳你柳嬖子去罷，再不來，可就誤了。』柳家的聽了，不顧和小廝說話，忙推門進去，笑說：『不必忙，我去了。』一面來至廚房——雖有幾個同伴的人，他們都不敢自尊，單等他來調停公派——一面問衆人：『五丫頭那裏去了？』衆人都說：『纔往茶房裏找他們姊妹去了。』

柳家的聽了，便將茯苓霜攔起，且按着房頭，分派菜饌。忽見迎春房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道：『司棋姐姐說要盪雞蛋，嫩得嫩嫩的。』柳家的道：『就是這一樣兒尊貴，不知怎麼，今年雞蛋短的很，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。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個買辦出去，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，我那裏找去？你說給他改日吃罷。』

蓮花兒道：『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餛飩的，叫他說了我一頓。今日要雞蛋，又沒有什麼好東西，我就不信：連雞蛋都沒有？不要叫我翻出來！』一面說，一面真個走過去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見裏面果有十來個雞蛋，說道：『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？』

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，你爲什麼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

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，便上來說道：『你少滿嘴裏混，你媽纔下蛋呢！通共留下這幾個，預備菜上的澆頭，姑娘們不要，還不肯做上去呢。預備過急兒的，你們吃了，倘或一聲要起來，沒有好的，連雞蛋都沒了。你們深宅大院，「水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」，只知雞蛋是平常東西，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？——別說這個，有一年，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。我勸他們細米白飯，每日肥鷄大鴨子，將就些兒也罷了。吃膩了腸子，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。雞蛋、豆腐，又是什麼麵筋、醬蘿蔔炸兒，敢自倒換口味？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，就是十來樣，我倒不用伺候頭層主子，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。』

蓮花兒聽了，便紅了臉，喊道：『誰天天要你什麼來？你說這兩車子的話，叫你們來，不是爲便宜，却爲什麼？前日春燕來說，晴雯姐姐要吃蘆蒿，你怎麼忙著還問肉炒雞炒？春燕說葷的不好，另叫你炒個麵筋兒，少攪些油纔好，你忙著就說自己發昏，趕着洗手炒了，狗頭屁股兒似的，親自捧了去。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說我給衆人聽。』

柳家的忙道：『阿彌陀佛！這些人眼見的，不要說前日一次，就從舊年以來，凡各房裏偶然間——不論姑娘姐兒們——要添一樣半樣，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賣另添？有的沒的，名聲好聽。算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要兩隻雞，兩隻鴨子，十來斤肉，一吊錢的菜蔬，你們算算，穀做什麼的？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，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，那個點那樣？買來又不吃，又要別的去！——既這樣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太的飯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，用水牌寫了，天天轉着吃，到一個月現算倒好。連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，要吃個油鹽炒豆芽兒，現打發個姐兒來，拿着五百錢給我，我倒笑起來了，說：「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錢的。」這二三十個錢的事，還備得起，趕着我送回錢去，到底不收，說賞我打酒吃。又說：「如今廚房在裏頭，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。一鹽一醬，那不是錢買的你，不給又不好，給了你，你又沒得賠的，你拿着這個錢，權當還了，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。」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。我們心裏只替他念佛。沒的趙姨奶奶聽了，又氣不忿，反說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，尋那樣，我倒好笑起來。你們竟成了例，不是這個，就是那個，我那裏有這些賠的？』

正亂時，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，說他『死在這裏，怎麼就不回去？』蓮花兒賭氣回來，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。司棋聽了，不免心頭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飯罷，帶了小丫頭們走來，見了許多人正吃飯。見他來得勢頭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讓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：『凡箱櫃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喂狗，大家賺不成。』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，七手八脚，

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，見了這事，便說道：『林奶奶倒要審審他。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的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幹些什麼事。』小蟬又道：『正是，昨日玉釧姐姐說：『太太耳房裏的櫃子開了，少了好些零碎東西。』噠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誰知也少了一罐子。不是尋找，還不知道呢。』蓮花兒笑道：『這我沒聽見，今日我倒看見一個』

露瓶子。」

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，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。一聽此言，忙問在那裏。蓮花兒便說：「在他們廚房裏呢。」林之孝家的聽了，忙命打了燈籠，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：「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，芳官給我的。」林之孝家的便說：「不管你「方官園官」，現有贓證，我只呈報了，憑你主子前辯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進入廚房，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，恐還偷有別物，又細細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並拿了，帶了五兒來回李執與探春。

那時李執正因蘭兒病了，不理事務，只命去見探春。探春已歸房，人回進去，丫嬪們都在院內納涼，探春在內盥沐，只有侍書回進去，半日出來說：「姑娘知道了，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。」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。

來到鳳姐那邊，先找着平兒進去，回了鳳姐。鳳姐方纔睡下，聽見此事，便吩咐：「將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攆出去，永不許進二門；把五兒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給莊子，或賣或配人。」平兒聽了，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

五兒嚇得哭哭啼啼，給平兒跪着，細訴芳官之事。平兒道：「這也不難，等明日問了芳官，便知真假；但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來，還等老太太回來看了，纔敢打動，這不該偷了去。」五兒見問，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。

平兒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你竟是個平白無辜的人了，拿你來頂缸的。此時天晚，奶奶纔進了藥歇下，不便爲這點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」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，只得帶了出來，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，自己便去了。

這裏五兒被人輾禁起來，一步不敢多走，又兼了衆媳婦也勸他說：「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。」也有抱怨說：「正經更還坐不上來，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，倘或眼不見，尋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們的不是。」又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，見了這般十分趁願，都來奚落嘲戲他。——這五兒心內又氣，又委屈，竟無處可訴。且本來怯弱，有病，這一夜思茶無茶，思水無水，思睡無衾枕，嗚嗚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時就撞他出門去，生恐次日有變，大家先起了個滑旱，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，送了些東西，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，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，平兒一一都應着，打發他們去了，却悄悄的來訪襲人，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。襲人便說：「露却是給了芳官，芳官轉給何人，我却不知。」襲人於是又問芳官。

芳官聽了，嚇了一跳，忙應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。寶玉也慌了，說：「露雖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來，他自然也實。」

供；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豈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僧們陷害了？」因忙和平兒計議：「露的事雖完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說，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。」

平兒笑道：「雖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，如何又說你給的？況且那邊所丟之霜，正沒主兒；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誰？誰又還肯認？衆人也未必心服。」

晴雯走來笑道：「太太那邊的露，再無別人，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，你們可瞎亂說？」平兒笑道：「誰不知道個原故？這會子玉釧兒急的哭，悄悄問着他，他要應了，玉釧兒也罷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，誰好意攬這事呢？可恨彩雲不但不應，他還擠玉釧兒，說他偷了去了，兩個人窩裏撒先吵得合府皆知，我們如何裝沒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，又沒賊證，怎麼說他？」

寶王道：「也罷。這件事，我也應起來，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，兩件事都完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也倒是一件陰騭事，保全人的賊名兒，只是太太聽了又說你小孩子氣，不知好歹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也倒是小事。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裏起了賊來，也容易，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。別人都必管，只這一個人，豈不又生氣？我可憐的是他，不肯爲「打老鼠傷了玉瓶兒。」」說着，把三個指頭一伸。襲人等聽說，便知他說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說：「可是這話？竟是我們這裏應起來的，爲是。」

平兒又笑道：「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，問准了他方好；不然，他們得了意，不說爲這個，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。就是這裏完事，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」襲人等笑道：「正是，也要你留個地步。」

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，說道：「不用慌，賊已有了。」玉釧兒先問：「賊在那裏？」平兒道：「現在二奶奶屋裏呢？問他什麼應什麼？我心裏明白，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。這裏寶二爺不過意，要替他認一半。我待要說出來，但只是這做賊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姊妹，窩主却是平常，裏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，因此爲難，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，還是怎樣要從此以後，大家小心存體面，這便求寶二爺應了；要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不要寬屈了人。」

彩雲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一時羞惡之心感發，便說道：「姐姐放心，也不要寬屈好人。我說了怕傷體面，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給環哥兒是真情。」——連太太在家，我們還拿過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時常有的。我原說說過，兩天就完了，如

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，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應了完事。」衆人聽了這話，一個個都詫異：他竟怎樣有肝膽。寶玉忙笑道：「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，如今也不用你應，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玩，如今鬧出事來，我原該承認。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」彩雲道：「我幹的事，爲什麼叫你應死？活我該去受。」

平兒襲人忙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你一應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，那時三姑娘聽了，豈不又生氣？竟不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且除這幾個人都不知道，這樣何等乾淨？」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麼，好歹等太太到家，那怕連房子給了人，我們就沒干係了。」彩雲聽了，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。於是大家商議妥貼。

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兒，將「茯苓霜」一節也悄悄的叫他說係芳官所贈，五兒感謝不盡。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，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，押解着柳家的等數多時了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：「今日一早押了他來，恐園中沒人伺候早飯，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。」平兒道：「秦顯的女人是誰？我不大相熟。」

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裏沒什麼事，所以姑娘不大認識。高高兒的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乾淨爽利的。」玉釧道：「是了，姐姐，你怎麼忘了？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嬌子。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裏的人，他這叔叔却是僇們這邊的。」

平兒聽了，方想起來，笑道：「哦！你早說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」又笑道：「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。連前日太太屋裏丟的，也有了主兒。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壁障，不知道要什麼的，偏這兩個壁障，偏他頑，說：『太太在家，不敢拿。』寶玉便嚇着他們不提防時節，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。這兩個壁障不知道，就嚇慌了。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，方細細告訴了我，拿出東西來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，也曾賞過許多人。——不獨園內人有，連媽媽丫頭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吃，又轉送人。襲人也會給過芳官一流的人。我們私情，各自來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動，怎麼就混賴起人來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說。」說畢，抽身進了臥房，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。

鳳姐兒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寶玉爲人，不管青紅皂白，愛兜攬事情。別人再求他去，他又攔不住人，兩句好話，給他個炭箕子戴上，什麼事他不應承？僇們若信了，將來若有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還要細細的追究，纔是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裏的丫頭都拿來，雖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，跪在太陽地下，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，一日不說跪一日，便是鐵打的一日也。」

管招了。」又道：「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鷄蛋。」雖然這柳家的沒偷，到底有些影兒，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，也革出不用，朝廷原有罪誤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」

平兒道：「何苦來操這心？『得放手時須放手。』什麼大不得了的事？樂得施恩呢。依我說，縱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，終久是回那旁屋裏去的。沒的結些小人的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，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，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，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，氣惱傷着的？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，也倒罷了。」一夕話，說得鳳姐兒倒笑了，道：「隨你們罷，沒的惱氣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不是正經話！」說畢，轉身出來，一一發放，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愁湘雲醉眠芍藥裯

貳香菱情解石榴裙

話說平兒出來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「『大事化爲小事，小事化爲無事。』方是興旺之家。要是一點子小事，便揚鈴打鼓，亂撒騰起來，不成道理。今將他母女帶回，照舊去當差，將秦顯家的仍舊追回，不必再提此事。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。」說畢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上前磕頭。林家的就帶回園中，回了李執探春二人，多說：「知道了，寧可無事，很好。」

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。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兒，鑽了來，只興頭了半天。在廚房內正亂着收傢伙，米糧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許多虧空來，說：「『粳米短了兩擔，長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，也欠着額數。』」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，悄悄的備了一簍炭，一擔粳米在外邊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。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，又備幾樣菜蔬，請幾位同事之人，說：「我來了，全仗你們列位扶持，自今以後，都是一家人了。我有照顧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顧些。」

正亂着，忽有人來說：「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，就出去罷。」柳嫂兒原無事，如今還交與他管了。」秦顯家的聽了，轟去了魂魄，垂頭喪氣，登時掩旗息鼓，捲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許多，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。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，無計挽回，只得罷了。

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，被玉釧兒吵出，生恐查問出來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聽信兒。忽見彩雲來告訴說：「都是寶玉應了，從此無事。」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。

誰知賈環聽如此說，便起了疑心。將彩雲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，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，說：「你這『兩面三刀』的東西，我不希罕，你不如和寶玉好，他如何肯替你應？你既有擔當，給了我，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。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，我更要這個，也沒

趣兒！

彩雲見如此，急得賭呪起誓，至於哭了，百般解說，賈環執意不信，說：『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，就說你偷來給我，我不敢要，你細想去罷！』說畢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趙姨娘罵：『沒造化的種子，這是怎麼說！』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。

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『好孩子，他辜負了你的心，我橫豎看的真，我收起來，過兩日，他自然回轉過來了！』說着，便要收東西。彩雲賭氣，一頓捲包起來，趁人不見，來至園中，都撒在河內，順水沉的沉，漂的漂了，自己却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。

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，原來寶琴也是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會像往年熱鬧。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，換的寄名符兒，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尙姑子送了供尖兒，並壽星紙馬，疏頭並本宮星官，值年太歲，週歲換的鎖兒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一日來上壽。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，一雙鞋襪，一百壽桃，一百束上用絲掛麵。薛姨媽處減一半。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，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，裏面裝一個金壽星，一件波斯國的玩器。各廟中令人去放堂捨錢。又另有寶琴之禮，不能細述。姊妹們皆隨便——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畫的，或有一詩的——聊爲應景而已。

這日，寶玉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冠帶了，來至前廳院中，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。寶玉炷了香，行了禮，焚紙後，便至寧府內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。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遙拜過賈母、賈政、王夫人等，一順到尤氏上房，行過禮，坐了一回，方回榮府。先至薛姨媽處，再三拉着，然後又見過薛蝌，讓一回，方進園來。晴雯、麝月二人跟隨，小丫頭夾着氈子，從李氏房，一一挨着，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，復出二門，至四個奶媽家，讓了一回，方進來。雖衆人要行禮，也不會受。回至房中，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。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輕人受禮，恐折了福壽，故此，皆不磕頭。一時，賈環、賈蘭來了，襲人連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

寶玉笑道：『乏了！』便歪在牀上。方吃了半盞茶，只聽外頭咕咕呱呱，一羣丫頭笑了進來。原來是彩墨、小蝶、翠縷、入畫，那岫煙的丫頭，象兒並奶子，抱着巧姐兒，彩鶯、繡鳳八九個人，都抱着紅氈子，笑着進來，說：『拜壽的擠破了門了，快拿麵來我們吃！』剛進來時，探春、湘雲、寶琴、岫煙、惜春也都來了。

寶玉忙迎出來，笑說：『不敢起動，快預備好茶。』進入房中，不免推讓一回。大家歸坐。襲人等捧過茶來，纔吃了一口，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，笑說：『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，回進去，說不能見我，我又打發人進去，讓姐姐來着。』平兒笑道：『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，不得出來回你。後來聽見又說讓我，我那裏禁當得起？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。』寶玉笑

道：『我也禁當不起。』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座，讓他坐。平兒便拜下去，寶玉作揖不迭。平兒又跪下去，寶玉也忙還跪下，襲人連忙攙起來。平兒又拜了一拜，寶玉又還了一揖。襲人笑推寶玉：『你再作揖。』寶玉道：『已經完了，怎麼又作揖？』

襲人笑道：『這是他來給你拜壽。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該給他拜壽。』寶玉喜的又忙作揖，笑道：『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？』平兒趕着也還了禮。湘雲拉寶琴、岫煙說：『你們四個人對拜壽，直拜一天纔是。』探春忙問：『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麼就忘了？』忙命丫頭：『去告訴二奶奶，趕着補一分禮，與琴姑娘的一樣，送到二姑娘屋內去。』丫頭答應着去了。岫煙見湘雲直口說出來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。探春笑道：『倒有些意思。一年十二個月，月月有幾個生日，人多了，便這等巧。也有三個一日的，兩個一日的，太年初一也不白過。大姐姐占了去，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別人就占先，又是大祖太爺的生日，冥壽過了燈節，就是大太太和寶姐姐，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璉二哥哥，二月沒人。』襲人道：『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麼沒人？——只不是我的人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你看我這個記性兒！』寶玉笑指襲人道：『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他所以記得。』探春笑道：『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，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。平兒的生日，我們也不知道，這也是纔知道的。』

平兒笑道：『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，生日也沒拜壽的福，又沒受禮的職分，可吵嚷什麼？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？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。等姑娘回房，我再行禮去罷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也不敢驚動，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個生日，我心裏纔過得去。』寶玉、湘雲等一齊都說：『很是。』

探春便吩咐丫頭說：『去告訴他奶奶說：我們大家說了，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，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。』丫頭笑着去了。半日回來說：『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，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？只別忘了二奶奶，就不來聚話他了。』衆人都笑了。

探春因說道：『可巧今日裏頭廚房不預備飯，一應下麵弄菜，都是外頭收拾，僱們就湊了錢，叫柳家的來領了去，只在僱們裏頭收拾倒好。』衆人都說：『很好。』

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執、寶釵、黛玉，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，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說：『外廚房都預備了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你原來不知道，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。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，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，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。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下來，開了帳，我那裏領錢。』柳家的笑道：『今日又是平姑娘的』

千秋？我們竟不知道。」說着，便向平兒叩頭，慌得平兒拉起他來。柳家的忙去預備席席。

這裏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。等到李執，寶釵一齊來全，又遣人去請薛姨娘與黛玉。因天氣和暖，黛玉之疾漸愈，故也來了。花團錦簇，擠了一廳的人。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、香帛、四色壽禮給寶玉。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。兩家皆辦了壽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領。至午間，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。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，寶釵因囑咐薛蝌：「家裏的酒，也不用送過那邊去，這虛套竟收了，你只是請夥計們吃罷。我們和寶兄弟進去，還要待人去呢，也不能陪你了。」薛蝌忙說：「姐姐兄弟只管請，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。」寶玉忙又告過罪，方同他姊妹回來。

一進角門，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，把鑰匙要了，自己拿着。寶玉忙說：「這一道門何必關？又沒多的人走，況且姨媽姐姐姊妹都在裏頭，倘或要家去取什麼，豈不費事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小心沒過逾的。你們那裏這幾日七事八事，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，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效了。若是開着，保不住那起人圓順腳走近路從這裏走，攔誰的是？不如鎖了，連媽媽和我也禁得些，大家別走。縱有了事，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？」

寶釵笑道：「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，乃因人而及物；若不是裏頭有人，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。殊不知還有幾件，比這兩件大的呢。若以後叨登不出來，是大家的造化；若叨登出來了，不知裏頭連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纔告訴你。平兒是個明白人，我前日也告訴了他。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若不犯出來，大家落得丟開手；若犯出來，他心裏已有了稿兒，自有頭緒，就冤旺不着平人了。你只聽我說，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——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三個人。」說着，來到沁芳亭邊，只見襲人、香菱、侍書、晴雯、麝月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十來個人，都在那裏看魚頭呢。見他們來了，都說：「芍藥欄裏預備下了，快去上席罷。」寶釵等隨攜了他們，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內。連尤氏已請過來了，諸人都在那裏，只沒平兒。

原來平兒出去，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，連三接四，上中下三等家人，拜壽送禮的不少。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，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，不過留下幾樣，也有不受的，也有受下即刻賞錢與人的。忙了一回，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，方換了衣服，往園裏來。

剛進了園，就有幾個丫環來找他。一同到了紅香圃中，只見筵開玳瑁，褥設芙蓉。衆人都笑說：「壽星全了！」上面四座，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。四人皆不肯。薛姨媽說：「我老天拔地，不合你們的輩兒。我倒拘的慌，不如我到廳上，隨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

吃不下什麼去，又不大吃酒。這裏讓他們倒便宜。」尤氏等執意不從。

寶釵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。有愛吃的送些過去，倒自在了。且前頭沒人在那裏，又可照管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既這樣，恭敬不如從命。」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，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，並靠背引枕之類，又囑咐：「好生給姨太太撻腿。要茶要水，別推三拉四的。」回來送了東西來，姨太太吃了，賞你們吃，只別離了這裏。」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。探春等方回來。終久讓寶琴、岫煙在上，平兒面西坐，寶玉面東坐。探春又接了鴛鴦來，二人並肩對面相陪。西邊一桌，寶釵、黛玉、湘雲、迎春、惜春依序，一面又拉了香菱、玉釧兒二人打橫。三桌上尤氏、李執，又拉了襲人、彩雲陪坐。四桌上便是紫鵲、鶯兒、晴雯、小螺司棋等人圍坐。

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，寶琴等四人都說：「這一鬧，一日也坐不成了。」方纔罷了。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。衆人都說：「我們這裏沒人要聽那些野話，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。」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，命人送與薛姨媽去。

寶玉便說：「雅坐無趣，須要行令纔好。」衆人中有的說行這個令好的，又有的說行那個令纔好的。黛玉道：「依我說，拿了筆硯，將各色令都寫了，拈成圖兒，俗們抓出那個來，就是那個。」衆人都道：「妙極。」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。

香菱近日學了詩，又天天學寫字，見了筆硯，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：「我寫。」衆人和了一回，共得十來個。念着，香菱一一寫了，搓成圖兒，擲在一個瓶中。探春便命平兒拈。平兒向內攪了一攪，用箸夾了一個出來，打開一看，上寫「射覆」二字。寶釵笑道：「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。」射覆從古有的，如今失了傳，這是後纂的，比一切的令都難。這裏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，不如毀了，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。」

探春笑道：「既拈了出來，如何再毀？如今再拈一個，若是雅俗共賞的，便叫他們行去，俗們行這一個。」說着，又叫襲人拈了一個，却是「拇戰」。史湘雲笑着說：「這個簡斷爽快，合了我的脾氣，我不行這個。」射覆沒的垂頭喪氣，悶人，我只猜拳便了。」

探春道：「惟有他亂令，寶姐姐快罰他一鍾。」寶釵不容分說，便灌了湘雲一杯。探春道：「我吃一杯，我是令官，也不用宣，只聽我分派，取了令骰令盆來，從琴妹妹擲起，挨着擲下去，對了點的二人射覆。」

寶琴一擲是個三，岫煙、寶玉等皆擲的不對，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。寶琴笑道：「只好室內生春；若說到外頭去，可太沒頭緒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自然，三次不中者罰一杯。你「覆」他「射」。」寶琴想了一想，說了個「老」字。

香菱原生於這令，一時想不到，滿堂滿席都不見有與「老」字相連的成語。湘雲先聽了，便也亂看，忽見門斗上貼着「紅香圃」三個字，便知寶琴覆的是「吾不如老圃」的「圃」字，見香菱射不着，衆人擊鼓又催，便悄悄的拉香菱，教他說「藥」字。黛玉偏看見了，說：「快罰他，又在那裏傳遞呢！」鬧得衆人都知道了，忙又罰了一杯。恨的湘雲拿筷子敲黛玉的手。於是罰了香菱一杯。

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。探春便覆了一「人」字。寶釵笑道：「這個「人」字泛得很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添一個字，兩覆一射，也不泛了。」說着，便又說了一個「窗」字。寶釵一想，因見席上有雞，便知他是用「雞窗，雞人」二典了，因射了一個「堦」字。探春知他射着了，用了「雞棲於堦」的典，二人一笑，各飲一口門杯。

湘雲等不得，早和寶玉「三」「五」亂叫，猜起拳來。那邊尤氏和鶯鶯隔着席，也「七」「八」亂叫，猜起拳來。平兒，襲人也作了一對，叮叮噹噹，只聽得腕上鐲子響。

一時，湘雲贏了寶玉，襲人贏了平兒。二人限酒底酒面。湘雲便說：「酒面要一句古文，一句舊詩，一句骨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還有一句「時憲書」上有的話，共總成一句話，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。」衆人聽了，都說：「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。」——倒也有些意思。」便催寶玉快說。寶玉笑道：「誰說過這個——也等想一想兒。」

黛玉便道：「你多喝一鍾，我替你說。」寶玉真個喝了酒，聽黛玉說道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風急江天過雁哀，却是一枝折腳雁，叫得人九迴腸——這是鴻雁來賓。」

說得大家笑了。衆人道：「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。」黛玉又拈了一個榛子，說酒底道：「榛子非關隔院砧，何來萬戶搗衣聲？」令完。鶯鶯，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，都帶一個「壽」字，不須多贅。

大家輪流亂了一陣，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，李執和岫烟對了點子。李執便覆了一個「飄」字，岫烟便射了一個「綠」字。二人會意，各飲了一口。湘雲的拳却輸了，請酒面酒底。寶琴笑道：「請君入甕。」大家笑起來，說：「這個典用得當！」湘雲便說道：「奔騰澎湃，江間波浪兼天湧，須要鐵索纜孤舟，既遇着一江風，不宜出行。」

說的衆人都笑了，說：「好個謔斷了腸子的怪道，他出這個令，故意惹人笑。」又催他快說酒底兒。湘雲吃了酒，夾了一塊鴨肉，呷口酒，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，遂夾了出來吃。衆人催他：「別只顧吃，你到底快說呀！」湘雲使用箸子舉着，說道：「這鴨頭不是那丫頭，頭上那有桂花油？」

衆人越發笑起來。引得晴雯、小螺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：『雲姑娘會開心兒，拿着我們取笑兒，快罰一杯纔罷！怎見得我們就是該擦『桂花油』呢？』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。

黛玉笑道：『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，又怕瞞着打竊盜官司。』衆人不理論，寶玉却明白，忙低了頭。彩雲心裏有病，不覺的紅了臉。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，黛玉自悔失言，原來是打趣寶玉的，就忘了村了彩雲了，自悔不及，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。

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，寶釵便覆了一個『寶』字。寶玉想了一想，便知是寶釵作戲，指着自己的『通靈玉』說的，便笑道：『姐姐拿我作雅謔，我却射着了。說出來，姐姐別惱。就是姐姐的諱，『釵』字就是了。』衆人道：『怎麼解？』寶玉道：『他說『寶』底下自然是『玉』字了，我射『釵』字，舊詩曾有『敲斷玉釵紅燭冷』，豈不射着了？』湘雲道：『這用時事，却使不得，兩個人都該罰。』香菱道：『不止時事，也有出處的。』湘雲道：『『寶玉』二字，並無出處，不過春聯上或有之，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。』香菱道：『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，現有一句說：『此鄉多寶玉。』怎麼你倒忘了？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，又有一句，『寶釵無日不生塵。』我還笑說：『他兩個名字，原來都在唐詩上呢。』』衆人笑說：『這可問住了！快罰一杯。』湘雲無話，只得飲了。大家又該對點猜拳，這些人因賈母、王夫人不在家，沒了管束，便任意取樂，呼三喝四，喊七叫八，滿廳中紅飛翠舞，玉動珠搖，真是十分熱鬧。

頑了一會，大家方起席散了，却忽然不見了湘雲。只當他外面自便就來，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兒，使人各處去找，那裏找得着？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，一則恐有正事呼喚，二則恐丫嬪們年輕，趁王夫人不在家，不服探春等約束，恣意痛飲，失了體統，故來請問有事無事。探春見他們來了，便知其意，忙笑道：『你們又不放心，來查我們來了？我們並沒有都吃酒，不過大家頑笑，將酒作引子，媽媽們別執心。』李執尤氏都也笑說：『你們歇着去罷，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。』

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：『我們知道，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，姑娘們還不肯吃呢，何況太太們不在家，自然玩罷了。我們怕有事，來打聽打聽。』二則天長了，姑娘們玩一會子，還該點補些小食兒。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，如今吃一兩杯酒，若不多吃些東西，怕受傷。』探春笑道：『媽媽說的是，我們也正要吃呢。』回頭命取點心來。兩旁丫環們齊聲答應了，忙去傳點心。探春又笑道：『你們歇着去，或是姨媽那裏說話兒去。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。』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：『不敢領了。』又站了一回，方退了出來。

平兒摸着臉笑道：『我的臉多熱了，也不好意思的見他們。依我說，竟收了罷，別惹他們再來，倒沒意思了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不相干，橫豎他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。』

正說着，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：『姑娘們，快瞧雲姑娘吃醉了，圖涼快，在石子後頭一塊青石板凳上睡着了。』衆人聽說，都笑道：『快別吵嚷。』說着都走來看時，果見湘雲臥於石子僻處一個石凳子上，業經香夢沉酣。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，滿頭臉衣襟上，皆是紅香散亂，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蝴蝶，鬧嚷嚷的圍着，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。

衆人看了，又是愛，又是笑，忙上來推喚攙扶。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，唧唧咕咕說：『泉香酒冽，……醉扶歸，……宜會親友。……』衆人笑推他說道：『快醒醒兒，吃飯去。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呢！』湘雲慢啓秋波，見了衆人，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，方知是醉了。還是納涼避靜的，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，嬌弱不勝，便睡着了，心中反覺自愧。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，一個捧着鏡奩，衆人等着他，便在石凳上重新勻了臉，攏了鬢，連忙起身，同着來至紅香圃中。又吃了兩盞濃茶，探春忙命將「醒酒石」拿來，給他啣在口內，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，方纔覺得好了些。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兒送去，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。

寶釵等吃過點心，大家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也有在外觀花的，也有倚欄看魚的，各自取便，說笑不一。探春便和寶琴下棋，寶釵、岫煙觀局。林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，不知說些什麼。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，帶了一個媳婦進來。那媳婦愁眉淚眼，也不敢進廳來，到階下便朝上跪下磕頭。

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，算來算去，總得了兩個眼，便折了官着兒，兩眼只睜着棋盤，一隻手伸在盒內，只緩抓棋子作想。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，因回頭要茶時，纔看見問什麼事。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：『這是四姑娘屋裏小丫頭彩兒的娘，現是園內伺候的人，嘴很不好，纔是我聽見了。問着他，他說的話，也不敢回姑娘，竟要攆出去。纔是。』探春道：『怎麼不回大奶奶？』林之孝家的道：『方纔大奶奶在廳上姨太太處去，頂頭看見，我已回明白了，叫回姑娘來。』探春道：『怎麼不回二奶奶？』平兒道：『不必去回了，我想去說一聲就是了。』既這麼着，就擇他出去。等太太回來再回，請姑娘定奪。』探春點頭，仍又下棋。

黛玉和寶玉一人站在花下，遙遙盼望。黛玉便說道：『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，雖然叫他管些事，倒也一步不肯多走，差不多的人，就早作起減福來了。』寶玉道：『你不知道呢，你病着時，他幹了幾件事，這園子也分了人管，如今多搯一根草，也不能

了，又燬了幾件事，單拿我和鳳姐姐做筏子。最是心裏有算計的人，豈止乖呢？」黛玉道：「要這樣纔好，僧們也太費了，我雖不管事，心裏每常閒了，替他們一算，出的多，進的少。如今若不省儉，必致後手不接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憑他怎麼後手不接，也不短了僧們兩個人的。」黛玉聽了，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。

寶玉正欲走時，只見襲人走來，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碗，裏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，因問他：「往那裏去了？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，巴巴的倒了兩鍾茶，他又走了。」寶玉指道：「那不是他？你給他送去。」說着，自拿了一鍾，襲人便送了那鍾去。偏和寶釵在一處，只得一鍾茶，便說：「那位喝時？那位先接了，我再倒去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我倒不喝，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。」說着，先拿起來喝了一口，剩了半杯，遞在黛玉手內。襲人笑說：「我再倒去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知道我這病，大夫不許多吃茶，這半鍾儘發了，難為你想到。」說畢，飲乾，將杯放下。襲人又來接寶玉的。寶玉因問：「這半日不見芳官，他在那裏呢？」襲人四顧一瞧，說：「纔在這裏幾個人鬪草玩，這會子不見了。」

寶玉聽說，便忙回至房中，果見芳官面向裏，睡在牀上。寶玉推他說道：「快別睡覺，僧們外頭頑去，一會子好吃飯。」芳官道：「你們吃酒不理我，叫我悶了半日，可不來睡覺罷了。」寶玉拉了他起來，笑道：「僧們晚上家裏再吃，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去吃飯何如？」芳官便道：「藕官、蕊官都不上去，單我在那裏也不好。我也吃不慣那個麵條子，早起也沒好生吃。剛纔餓了，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，盛半碗，飯送來，我這裏吃了就完事。若是晚上吃酒，不許叫人管着我，我要儘力吃，發了纔罷。我在家裏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。如今學了這勞什子，他們說怕壞嗓子，這幾年也沒閒見。趁今日，我可是要開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

說着，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。春燕接着，揭開看時，裏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，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，一碟腌的胭脂鴨脯，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捲酥，並一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。春燕放在案上，走來安小茶碗，箸過來撥了一碗飯。芳官便說：「油膩膩的，誰吃這些東西！」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，揀了兩塊醃鴨就不吃了。寶玉開着，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，遂吃了一個捲酥，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，十分香甜可口。春燕和芳官都笑了。

吃畢，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。寶玉道：「你吃了罷，若不發，再要些來。」春燕道：「不用要，這就發了。」方纔，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，給我們吃了，我再吃了這個，儘發了，不用再吃了。」說着，便站在桌旁，一頓吃了。又留下兩個捲酥，說：「這個留着給我媽吃。晚上要吃酒，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『你也愛吃酒？等着僧們晚上痛喝一回。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，也要喝；只是每日不好意思。趁今日大家開齋，還有一件事，想着囑咐你，竟忘了！此刻纔想起來！以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，他或有不到處，你提他。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。』

春燕道：『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，但只五兒的事怎麼樣？』寶玉道：『你和柳家的說去，明日直叫他進來罷。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。』芳官聽了，笑道：『這倒是正經事。』春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，伏侍洗手倒茶，自己收了傢伙，交與婆子，也洗手，便去找柳家的，不在話下。

寶玉便出來，仍往紅香園尋衆姊妹。芳官在後，拿着巾扇，剛出了院門，只見襲人、晴雯二人攜手回來。寶玉問：『你做什麼？』襲人道：『擺下飯了，等你吃飯呢。』寶玉便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。襲人笑道：『我說你是貓兒食，聞見了就是好的，隔口飯兒香——雖然如此，也該上去陪他們，多少應個景兒。』

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，說道：『你就是狐狸子，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？兩個怎麼約下了？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。』襲人笑道：『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說約下，可是沒有的事。』晴雯道：『既這麼着，要我們無用，明日我們都走了，讓芳官一個人就發使了。』襲人笑道：『我們都去了，使得，你却去不得。』晴雯道：『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，又懶又笨，性子又不好，又沒用。』襲人笑道：『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，你去了，誰可會補呢？你倒別和我拿三搬四的。我煩你做個什麼，你就懶的橫鉞不拈，豎綫不動，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，橫豎都是他的，你就都不肯做。怎麼我去了幾天，你病的七死八活的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？這又是什麼緣故？你到底說話呀，怎麼裝憨兒和你笑？那也當不了什麼。』晴雯笑着啐了一口。

大家說着，來至廳上。薛姨媽也來了，依序坐下吃飯。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，應景而已。一時吃畢，大家吃茶閒話，又隨便頑笑。

外面小螺和香菱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荳官等四五個人，滿園頑了一回，大家採了些花草來，兜着，坐在花草堆中鬪草。這一個說：『我有觀音柳。』那一個說：『我有羅漢松。』那一個又說：『我有君子竹。』這一個又說：『我有美人蕉。』這個又說：『我有星星翠。』那個又說：『我有月月紅。』這個又說：『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。』那個又說：『我有琵琶記裏說枇杷菜。』荳官便說：『我有姊妹花。』衆人沒了，香菱便說：『我有夫妻蕙。』荳官說：『從沒聽見有個一夫妻蕙。』香菱道：『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「蘭」，一個剪兒幾個花兒叫做「蕙」。』上下結花的爲「兄弟蕙」，並頭結花的爲「夫妻蕙」。我這枝是並頭